

北史

列傳
卷自八十五至八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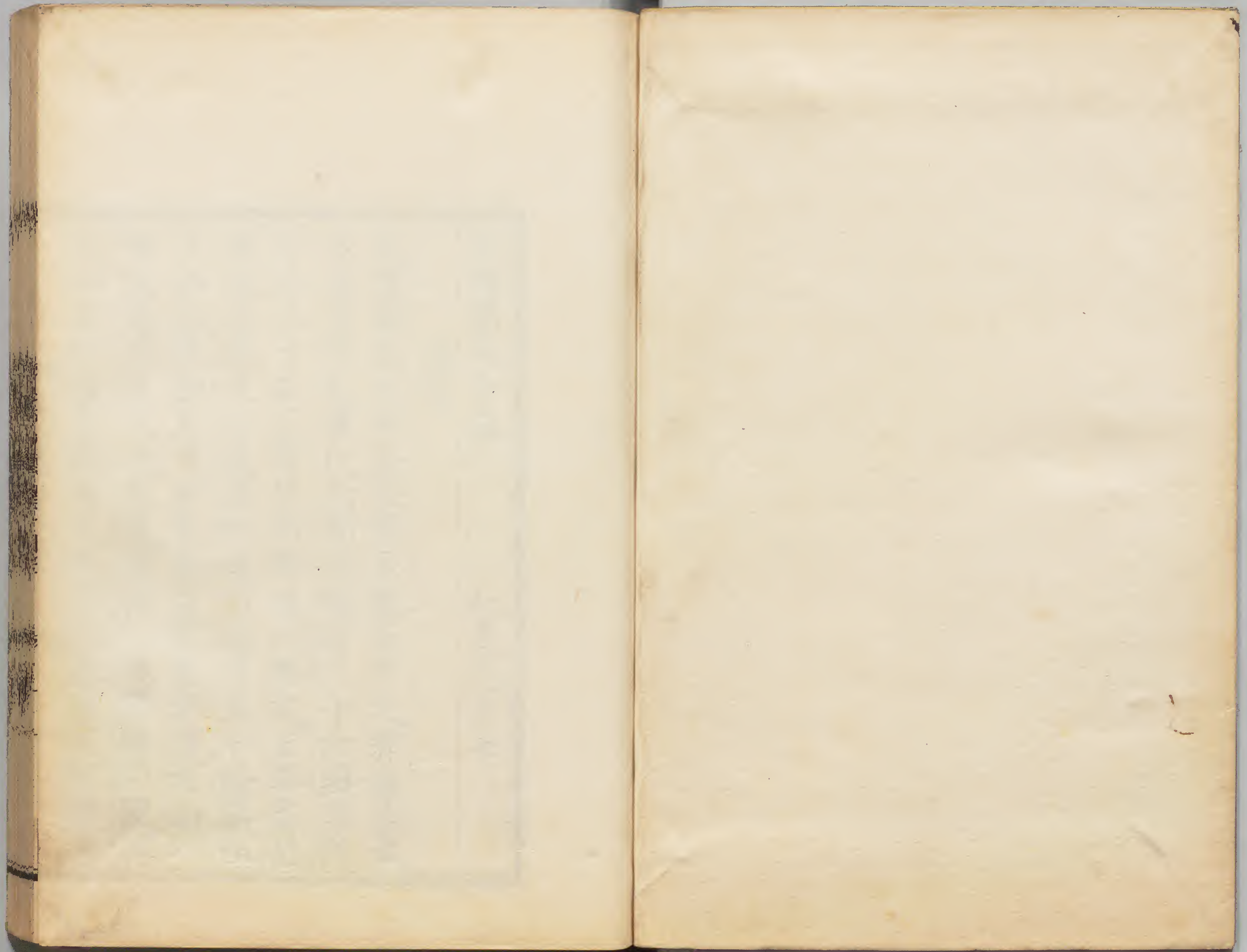
五十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58
冊數	60(59)	
函號	280	84

新刊納本





列傳第八十五

北史九十七

西域

夏書稱西戎即序。班固云就而序之。非盛威武致其貢物也。漢氏初開西域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五十五王。置校尉都護以撫之。王莽篡位。西域遂絕。至於後漢。班超所通者五十餘國。西至西海。東西萬里。皆來朝貢。復置都護校尉以相統攝。其後或絕或通。漢朝以為勞弊中國。其官時置時廢。暨魏晉之後。互相吞滅。不可復詳。

記焉。道武初經營中原。未暇及於四表。既而西戎之貢不至。有司奏依漢氏故事。請通西域。可以振威德於荒外。又可致奇貨於天府。帝曰。漢氏不保境安人。乃遠開西域。使海內虛耗。何利之有。今若通之。前弊復加百姓矣。遂不從。歷明元世。竟不招納。太延中。魏德益以遠聞。西域龜茲。疏勒。烏孫。悅般。渴槃陀。鄯善。焉耆。車師。粟特。諸國王。始遣使來獻。太武以西域漢世雖通。有求則卑辭而來。無欲則驕慢王命。此其自知絕

遠大兵不可至故也。若報使往來。終無所益。欲不遣使。有司奏九國不憚遐嶮。遠貢方物。當與其進。安可豫抑後來。乃從之。於是始遣行人王恩生。許綱等西使。恩生出流沙。爲蠕蠕所執。竟不果達。又遣散騎侍郎董琬。高明等多賫錦帛。出鄯善。招撫九國。厚賜之。初琬等受詔。便道之國。可往赴之。琬過九國。北行至烏孫國。其王得魏賜。拜受甚悅。謂琬等曰。傳聞破洛那者。舌皆思魏德。欲稱臣致貢。但患其路無由耳。今使君

等既到此。可往二國。副其慕仰之誠。琬於是自向破洛那。遣使者。烏孫王爲發導。譯達二國。琬等宣詔慰賜之。已而琬明東還。烏孫破洛那之屬。遣使與琬俱來貢獻者十有六國。自後相繼而來。不間于歲。國使亦數十輩矣。初太武每遣使西域。常詔河西王沮渠牧犍。令護送至姑臧。牧犍恒發使導。路出於流沙。後使者自西域還至武威。牧犍左右謂使者曰。我君承蠕蠕吳提妄說。云去歲魏天子自來伐我。士馬疫死。大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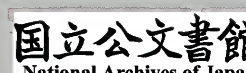
而還。我擒其長弟樂平王丕。我君大喜。宣言國中。又聞吳提遣使告西域諸國。魏已削弱。今天下唯我爲強。若更有魏使。勿復恭奉。西域諸國亦有貳。且牧犍事主稍以慢墮。使還具以狀聞。太武遂議討牧犍。涼州既平。鄯善國以爲唇亡齒寒。自然之道也。今武威爲魏所滅。次及我矣。若通其使人。知我國事。取亡必近。不如絕之。可支久。乃斷塞行路。西域貢獻。歷年不入。後平鄯善。行人復通。始琬等使還京師。具言凡所經

見及傳聞傍國。云西域自漢武時五十餘國。後稍相并。至太延中為十六國。分其地為四域。自葱嶺以東。流沙以西為一域。葱嶺以西。海曲以東為一域。者舌以南。月氏以北為一域。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為一域。內諸小渠長。蓋以百數。其出西域。本有二道。後更為四出。自玉門度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為一道。自玉門度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車師為一道。從莎車西行一百里至葱嶺。葱嶺西一千三百里至伽倍為一

道。自莎車西南五百里。葱嶺西南一千三百里。至波路為一道焉。自琬所不傳。而更有朝貢者。紀其名不能具國俗也。東西魏時。中國方擾。及於齊周。不聞有事西域。故二代書並不立記錄。隋開皇仁壽之間。尚未云經略。煬帝時。乃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蕃諸國。至罽賓得瑪瑙盃。王舍城得佛經。史國得十舞女。師子皮火鼠毛而還。帝復令聞嘉公裴矩於武威張掖間往來以引致之。其有君長者四十四

國。矩因其使者入朝。啗以厚利。令其轉相諷諭。大業中。相率而來朝者四十餘國。帝因置西戎校尉以應接之。尋屬中國大亂。朝貢遂絕。然事亡失。書所存錄者二十國焉。魏時所來者。在隋亦有不至。今摠而編次。以備前書之西域傳云。至於道路遠近。物產風俗。詳諸前史。或有不同。斯皆錄其當時。蓋以備其遺闕爾。
鄯善國。都扞泥城。古樓蘭國也。去代七千六百里。所都城方一里。地多沙鹵。少水草。北即白龍

堆路。至太延初。始遣其弟素延者入侍。及太武平涼州。沮渠牧犍弟無諱走保燉煌。無諱後謀渡流沙。遣其弟安周擊鄯善。王比龍恐懼欲降。會魏使者自天竺罽賓還。俱會鄯善。勸比龍拒之。遂與連戰。安周不能尅。退保東城。後比龍懼。率眾西奔。且末。其世子乃應安周。鄯善人頗剽劫之。令不得通。太武詔散騎常侍成周公萬度歸。乘傳發涼州兵討之。度歸到敦煌。留輜重。以輕騎五千渡流沙。至其境。時鄯善人眾布野。度



歸勅吏卒不得有所侵掠。邊守感之。皆望旗稽服。其王真達面縛出降。度歸釋其縛。留軍屯守。與真達詣京都。太武大悅。厚待之。是歲拜交趾公。韓杖爲假節。征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鄯善王以鎮之。賦役其人。比之郡縣。

且末國。都且末城。在鄯善西。去代八千三百二十里。真君三年。鄯善王比龍避沮渠安周之難。率國人之半奔且末。後役屬鄯善。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爲行旅之患。風之所

至。唯老駝預知之。即噴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爲候。亦即將氈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至危斃。大統八年。其兄鄯善米率衆內附。

于闐國。在且末西北。葱嶺之北。二百餘里。東去鄯善千五百里。南去女國三千里。去朱俱波千里。北去龜茲千四百里。去代九千八百里。其地方亘千里。連山相次。所都城方八九里。部內有大城五。小城數十。于闐城東三十里有首拔河。

中出玉石。土宜五穀并桑麻。山多美玉。有好馬
駝騾。其刑法。殺人者死。餘罪各隨輕重懲罰之。
自外風俗物產。與龜茲略同。俗重佛法。寺塔僧
尼甚衆。王尤信尚。每設齋日。必親自灑掃饋食
焉。城南五十里有贊摩寺。即昔羅漢比丘盧旃
爲其王造覆盆浮圖之所。石上有辟支佛跣處。
雙跡猶存。于闐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
化胡成佛之所。俗無禮義。多盜賊淫縱。自高昌
以西諸國人等。深目高鼻。唯此一國貌不甚胡。

頗類華夏。城東二十里有大水北流。號樹枝水。
即黃河也。一名計式水。城西十五里亦有大水。
名達利水。與樹枝水會俱北流。真君中。太武詔
高涼王邠擊吐谷渾慕利延。慕利延懼。驅其部
落渡流沙。邠進軍急追之。慕利延遂西入于闐。
殺其王。死者甚衆。獻文末。蠕蠕寇于闐。于闐患
之。遣使素目伽上表曰。西方諸國。今皆已屬蠕
蠕。奴世奉大國。至今無異。今蠕蠕軍馬到城下。
奴聚兵自固。故遣使奉獻。遙望救援。帝詔公卿

北史列傳卷八十五
議之。公卿奏曰。于闐去京師幾萬里。蠕蠕之性。唯習野掠。不能攻城。若爲害。當時已旋矣。雖欲遣師。勢無所及。帝以公卿議示其使者。亦以爲然。於是詔之曰。朕承天理物。欲令萬方各安其所。應勅諸軍以拯汝難。但去汝遐阻。政復遣援。不救當時之急。是以停師不行。汝宜知之。朕今練甲養卒。一二歲間。當躬率猛將。爲汝除患。汝其謹警候。以待大舉。先是朝廷遣使者韓羊皮使波斯。波斯王遣使獻馴象及珍物。經于闐。于

闐中于王秋仁輒留之。假言慮有寇。不達羊皮言狀。帝怒。又遣羊皮奉詔責讓之。自後每使朝貢。周建德三年。其王遣使獻名馬。隋大業中。頻使朝貢。其王姓王。字早示。門練錦帽。金鼠冠。妻戴金花。其王髮不令人見。俗言若見王髮。其年必儉云。

蒲山國。故皮山國也。居皮城。在于闐南。去代一萬二千里。其國西南三里有凍凌山。後役屬于闐。

北史卷八十五
八
悉居半國。故西夜國也。一名子合。其王號子治呼捷。在于闐西。去代萬二千九百七十里。大延初。遣使來獻。自後貢使不絕。

權於摩國。故烏秣國也。其王居烏秣城。在悉居半西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七十里。

渠蒞國。居故莎車城。在子合西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八十里。

車師國。一名前部。其王居交河城。去代萬五千里。其地北接蠕蠕。本通使交易。太武初。始遣使

朝獻。詔行人王恩生許綱等出使。恩生等始度流沙。為蠕蠕所執。恩生見蠕蠕。吳提持魏節。不為之屈。後太武切讓。吳提懼。乃遣恩生等歸。許綱到燉煌。病死。朝廷壯其節。賜謚曰貞。初沮渠無諱兄弟之渡流沙也。鳩集遺人。破車師國。真君十一年。車師王車夷落遣使。琢進薛直。上書曰。臣亡父僻處塞外。仰慕天子威德。遣使奉獻。不空於歲。天子降念。賜遣甚厚。及臣繼立。亦不缺常貢。天子垂矜。亦不異前世。敢緣至恩。

輒陳私懇。臣國自無諱所攻擊。經今八歲。人民飢荒。無以存活。賊今攻臣甚急。臣不能自全。遂捨國東奔。三分免一。即日已到焉者。東界思歸天闕。幸垂賑救。於是下詔撫慰之。開焉者。倉給之。正平初。遣子入侍。自後每使朝貢不絕。

高昌者。車師前王之故地。漢之前部地也。東西二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或云昔漢武遣兵西討。師旅頓弊。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地勢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亦云其地有漢時高

昌壘。故以為國號。東去長安四千九百里。漢西域長史及戊巳校尉。並居於此。晉以其地為高昌郡。張軌呂光沮渠蒙遜據河西。皆置太守以統之。去燉煌十三日行。國有八城。皆有華人。地多石磧。氣候溫煖。厥土良沃。穀麥一歲再熟。宜蠶多五果。又饒漆。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引水溉田。出赤鹽。其味甚美。復有白鹽。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為枕。貢之中國。多蒲桃酒。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國中羊馬。牧在隱僻處。以

避寇。非貴人不知其處。北有赤石山。七十里。有貪汗山。夏有積雪。此山北鐵勒界也。太武時。有闕爽者。自為高昌太守。太延中。遣散騎常侍王恩生等使高昌。為蠕蠕所執。真君中。爽為沮渠無諱所襲。奪據之。無諱死。弟安周代立。和平元年。為蠕蠕所并。蠕蠕以闕伯周為高昌王。其稱王自此始也。太和初。伯周死。子義成立。歲餘。為從兄首歸所殺。自立為高昌王。五年。高車王可至羅殺首歸兄弟。以燉煌人張孟明為王。後為

國人所殺。立馬儒為王。以鞏顧禮麴嘉為左右長史。二十一年。遣司馬王體玄奉表朝貢。請師迎接。求舉國內徙。孝文納之。遣明威將軍韓安保率騎千餘赴之。割伊吾五百里。以儒居之。至羊榛水。儒遣嘉禮率步騎一千五百迎安保。去高昌四百里。而安保不至。禮等還高昌。安保亦還伊吾。安保護遣使韓興安等十二人使高昌。儒復遣顧禮將其世子義舒迎安保。至白棘城。去高昌百六十里。而高昌舊人。情戀本土。不願東

北史列傳卷八十五
十一
遷相與殺儒而立麴嘉為王。嘉字靈鳳。金城榆中人。既立。又臣于蠕蠕。那蓋。顧禮與義舒隨安。保至洛陽。及蠕蠕主伏圖為高車所殺。嘉又臣高車。初。前部胡人悉為高車所徙入於焉耆。又為嚙噠所破滅。國人分散。眾不自立。請王於嘉。嘉遣第二子為焉耆王以主之。熙平元年。嘉遣兄子私署左衛將軍田地太守孝亮朝京師。仍求內徙。乞軍迎接。於是遣龍驤將軍孟威發涼州兵三千人迎至伊吾。失期而反。於後十餘遣

使獻珠像白黑貂裘名馬鹽枕等。欵誠備至。唯賜優旨。卒不重迎。三年。嘉遣使朝貢。宣武又遣孟威使詔勞之。延昌中。以嘉為持節平西將軍。瓜州刺史。秦臨縣開國伯。私署王如故。熙平初。遣使朝獻。詔曰。卿地隔關山。境接荒漠。頻請朝。援。徙國內遷。雖來誠可嘉。即於理未帖。何者。彼之。眈。庶。是。漢。魏。遺。黎。自。晉。氏。不。綱。因。難。播。越。成。家。立。國。世。積。已。久。惡。徙。重。遷。人。懷。戀。舊。今。若。動。之。恐。異。同。之。變。爰。在。肘。腋。不。得。便。如。來。表。也。神

龜元年冬。孝亮復表求援。內徙。朝廷不許。正光元年。明帝遣假負外將軍趙義等使於嘉。嘉朝貢不絕。又遣使奉表。自以邊遐。不習典誥。求借五經諸史。并請國子助教劉燮。以為博士。明帝許之。嘉死。贈鎮西將軍涼州刺史。子堅立。於後關中賊亂。使命遂絕。普泰初。堅遣使朝貢。除平西將軍瓜州刺史。泰臨縣伯。王如故。又加衛將軍。至永熙中。特除儀同三司。進為郡公。後遂隔絕。至大統十四年。詔以其世子玄嘉為王。恭帝

二年。又以其田地公茂嗣位。武成元年。其王遣使獻方物。保定初。又遣使來貢。其國周時。城有一十六。後至隋時。城有十八。其都城周回一千八百四十步。於坐室畫魯哀公問政於孔子之像。官有令尹一人。比中夏相國。次有公二人。皆王子也。一為交河公。一為田地公。次有左右衛。次有八長史。曰吏部祠部庫部倉部主客禮部。戶部兵部等長史也。次有五將軍。曰建武威遠陵江殿中伏波等將軍也。次有八司馬。長史之

北史列傳卷八十五
十三
副也。次有侍郎校郎主簿從事。階位相次。分掌諸事。次有省事。專掌導引。其大事決之於王。小事則世子及二公隨狀斷決。評章錄記事訖。即除籍書之外。無父掌文案。官人雖有列位。並無書。唯每早集於牙門。評議衆事。諸城各有戶曹水曹田曹。城遣司馬侍郎相監檢校。名爲令。服飾。丈夫從胡法。婦人裙襦。頭上作髻。其風俗政令。與華夏略同。兵器有弓箭刀楯甲稍。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書。有毛詩論語孝經。置學官弟

子以相教授。雖習讀之。而皆爲胡語。賦稅則討田輸銀錢。無者輸麻布。其刑法風俗昏姻喪葬。與華夏小異而大同。自燉煌向其國。多沙磧。茫然無有蹊徑。欲往者尋其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聞歌哭聲。行人尋之。多致亡失。蓋魑魅魍魎也。故商客往來。多取伊吾路。開皇十年。突厥破其四城。有二千人來歸中國。堅死。子伯雅立。其大母本突厥可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依其俗。伯雅不從者。父之。突厥逼之。不得已而從。煬帝即

北史列傳卷八十五
十四
位。引致諸蕃。大業四年。遣使貢獻。帝待其使甚厚。明年。伯雅來朝。因從擊高麗。還尚宗室女華容公主。八年冬。歸蕃。下令國中曰。先者以國處邊荒。境連猛狄。被髮左衽。今大隋統御。宇宙平一。孤既沐浴和風。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辮削衽。帝聞而善之。下詔曰。光祿大夫。并國公。高昌王。伯雅。本自諸華。世祚西壤。昔因多難。翦為胡服。自我皇隋。平一宇宙。伯雅踰沙。忘阻。奉貢來庭。削衽曳裾。變夷從夏。可賜衣冠。仍班製造之

式。然伯雅先臣鐵勒。恒遣重臣在高昌國。有商胡往來者。則稅之。送于鐵勒。雖有此令。取悅中華。然竟畏鐵勒不敢改也。自是歲。令貢方物。且彌國。都天山東于大谷。在車師北。去代一萬五百七十里。本役屬車師。

焉耆國。在車師南。都負渠城。白山南七十里。漢時舊國也。去代一萬二百里。其王姓龍。名鳩尸畢。即前涼張軌所討龍熙之胤。所都城方二里。國內凡有九城。國小人貧。無綱紀法令。兵有

北史卷八十五
十五
弓刀甲稍。婚姻略同華夏。死亡者皆焚而後葬。其服制。滿七日則除之。丈夫竝翦髮以爲首飾。文字與婆羅門同。俗事天神。並崇信佛法也。尤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也。其國咸依釋教。齋戒行道焉。氣候寒。土田良沃。穀有稻粟菽麥。畜有駝馬。養蠶不以爲絲。唯充綿纈。俗尚蒲桃酒。兼愛音樂。南去海十餘里。有魚鹽蒲葦之饒。東去高昌九百里。西去龜茲九百里。皆沙磧。東南去瓜州二千二百里。恃地多嶮。頗剽劫中國。

使太武怒之。詔成周公萬度歸討之。約齎輕糧。取食路次。度歸入焉耆東界。擊其邊守。左迴尉犁二城拔之。進軍圍員渠。鳩尸畢那以四五萬人出城守險。以距度歸。募壯勇。短兵直往衝。鳩尸畢那衆大潰。盡虜之。單騎走入山中。度歸進屠其城。四鄙諸戎皆降服。焉耆爲國斗絕一隅。不亂日久。獲其珍奇異翫殊方譎詭難識之物。橐駝馬牛雜畜巨萬。時太武幸陰山北宮。度歸破焉耆露板至。帝省訖。賜司徒崔浩書曰。萬度

歸以五千騎經萬餘里。拔焉耆三城，獲其珍奇異物。及諸委積，不可勝數。自古帝王，雖云即序西戎，有如指注，不能控引也。朕今手把而有之，如何。浩上書稱美，遂命度歸鎮撫其人。初鳩尸畢那走山中，猶覬城不拔，得還其國。既見，盡爲度歸所尅。乃奔龜茲。龜茲以其壻厚待之。周保定四年，其王遣使獻名馬。隋大業中，其王龍突騎支遣使貢方物。是時其國勝兵千餘人而已。龜茲國在尉犁西北，白山之南，一百七十里。都

延城。漢時舊國也。去代一萬二百八十里。其王姓白。即後涼呂光所立。白震之後。其王頭繫綵帶，垂之於後。坐金師子床。所居城方五六里。其刑法，殺人者死。劫賊則斷其一臂。并刑一足。賦稅準地徵租。無田者則稅銀。風俗婚姻喪葬物產，與焉耆略同。唯氣候少溫，爲異。又出細氊、饒銅、鐵、鉛、麋皮、毳、氍、沙、鹽、綠、雌、黃、胡、粉、安息香、良馬、犂牛等。東有輪臺，即漢貳師將軍李廣利所屠者。其南三百里，有大河東流，號計戍水。即黃

河也。東去焉耆九百里。南去于闐一千四百里。西去疏勒一千五百里。北去突厥牙六百餘里。東南去瓜州三百里。其東關城戍。寇竊非一。大武詔萬度歸率騎一千以擊之。龜茲遣烏羯目提等領兵三千距戰。度歸擊走之。斬二百餘級。大獲駝馬而還。俗性多媯。置女市。收男子錢以入官。土多孔雀。群飛山谷間。人取而食之。孳乳如雞鶩。其王家恒有千餘隻云。其國西北大山中有如膏者。流出成川。行數里入地。狀如餽餬。

甚臭。服之髮齒已落者。能令更生。癩人服之皆愈。自後每使朝貢。周保定元年。其王遣使來獻。隋大業中。其王白蘇尼呶遣使朝貢方物。是時其國勝兵可數千人。

姑默國。居南城。在龜茲西。去代一萬五百里。後屬龜茲。

溫宿國。居溫宿城。在姑默西北。去代一萬五百五十里。後屬龜茲。

尉頭國。居尉頭城。在溫宿北。去代一萬六百五

十里。役屬龜茲。

烏孫國。居赤谷城。在龜茲西北。去代一萬八千里。其國數為蠕蠕所侵。西徙葱嶺山中。無城郭。隨畜牧。逐水草。太延三年。遣使者董琬等使其國。後每使朝貢。

疏勒國。在姑默西白山南百餘里。漢時舊國也。去代一萬一千二百五十里。文成末。其王遣使送釋迦牟尼佛袈裟一。長二丈餘。帝以審是佛衣。應有靈異。遂燒之以驗虛實。置於猛火之上。

經日不然。觀者莫不悚駭。心形俱肅。其王戴金師子冠。土多稻粟麻麥銅鐵錫雌黃。每歲常供送於突厥。其都城方五里。國內有大城十二。小城數十。人手足皆六指。產子非六指者即不育。勝兵者二千人。南有黃河。西帶葱嶺。東去龜茲千五百里。西去鏗汗國千里。南去朱俱波八九百里。東北去突厥牙千餘里。東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

悅般國。在烏孫西北。去代一萬九百三十里。其

先匈奴北單于之部落也。為漢車騎將軍竇憲所逐。北單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龜茲北。地方數千里。眾可二十餘萬。涼州人猶謂之單于王。其風俗言語。與高車同。而其人清潔於胡。俗翦髮齊眉。以餽餽塗之。昱昱然光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其國南界有大山。山傍石皆焦鎔。流地數十里。乃疑堅。人取以為藥。即石流黃也。與蠕蠕結好。其王嘗將數千人入蠕蠕國。欲與大檀相見。入其界百餘里。見其

部人不浣衣。不絆髮。不洗手。婦人口舐器物。王謂其從臣曰。汝曹誑我。將我入此狗國中。乃馳還。大檀遣騎追之。不及。自是相仇讎。數相征討。真君九年。遣使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脉。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內其口中。令嚙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瘢痕。世疑其虛。乃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術。而厚遇之。又言其國有大術者。蠕蠕來抄掠。術人

能作霖雨盲風大雪及行潦蠕蠕凍死漂亡者十二三。是歲再遣使朝貢。求與官軍東西齊契。討蠕蠕。太武嘉其意。命中外諸軍戒嚴。以淮南王他爲前鋒。襲蠕蠕。仍詔有司。以其鼓舞之節。施於樂府。自後每使朝貢。

者至拔國都者。至拔城。在疏勒西。去代一萬一千六百二十里。其國東有潘賀那山。出美鐵及師子。

迷密國都迷密城。在者至拔西。去代一萬二千

一百里。正平元年。遣使獻一峯黑橐駝。其國東有山。名郁悉滿。山出金玉。亦多鐵。

悉萬斤國都悉萬斤城。在悉密西。去代一萬二千七百二十里。其國南有山。名伽色那。山出師子。每使朝貢。

忸密國都忸密城。在悉萬斤西。去代二萬二千八百二十八里。

洛那國故大宛國也。都貴山城。在疏勒西北。去代萬四千四百五十里。太和三年。遣使獻汗血

馬自此每使朝貢。

粟特國在葱嶺之西故名奄蔡一名溫那沙居於大澤在康居西北去代一萬六千里先是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至王忽倪已三世矣其國商人先多詣涼土販貨及魏尅姑臧悉見虜文成初粟特王遣使請贖之詔聽焉自後每使朝獻周保定四年其王遣使貢方物。

波斯國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條支國也去代二萬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城方十里戶十餘萬。

河經其城中南流土地平正出金鑰石珊瑚琥珀車渠馬腦多大真珠頗梨瑠璃水精瑟瑟金剛火齊鑽鐵銅錫朱砂水銀綾錦疊毼毼氍毹毼赤麀皮及薰六鬱金蘇合青木等香胡椒華撥石蜜千年棗香附子訶梨勒無食子鹽綠雌黃等物氣候暑熱家自藏冰地多沙磧引水溉灌其五穀及鳥獸等與中夏略同唯無稻及黍稷土出名馬大驢及駝往往有一日能行七百里者富室至有數千頭又出白象師子大鳥卵。

有鳥形如橐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噉人。其王姓波氏。名斯。坐金羊牀。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飾以真珠寶物。其俗丈夫翦髮。戴白皮帽。貫頭衫。兩箱近下。開之。亦有巾帔。緣以織成。婦女服大衫。披大帔。其髮前爲髻。後披之。飾以金銀花。仍貫五色珠。絡之於膊。王於其國內。別有小牙十餘所。猶中國之離宮也。每年四月。出遊處之。十月仍還。王即位以後。擇諸子內賢者。密書其名。封之於庫。諸子及大臣莫

之知也。王死。衆乃共發書視之。其封內有名者。即立以爲王。餘子出各就邊任。兄弟更不相見也。國人號王曰醫噴。妃曰防步率。王之諸子曰殺野。大官有摸胡壇。掌國內獄訟。泥忽汗。掌庫藏。開禁地。早掌文書及衆務。次有遏羅訶地。掌王之內事。薛波。教掌四方兵馬。其下皆有屬官。分統其事。兵有甲。稍圓排。劔。弩。弓箭。戰兼乘象。百人隨之。其刑法。重罪懸諸竿上。射殺之。次則繫獄。新王立。乃釋之。輕罪則劓。削。若髡。或翦半。

鬻及繫牌於項。以爲恥辱。犯強盜。繫之終身。姦
貴人妻者。男子流。婦人割其耳鼻。賦稅則準地
輸銀錢。俗事火神天神。文字與胡書異。多以姊
妹爲妻妾。自餘婚合。亦不擇尊卑。諸夷之中。最
爲醜穢矣。百姓女年十歲以上。有姿貌者。王收
養之。有功勲人。即以分賜。死者多棄屍於山。一
月着服。城外有人別居。唯知喪葬之事。號爲不
淨人。若入城市。搖鈴自別。以六月爲歲首。尤重
七月七日十二月一日。其日人庶以上。各相命

召。設會作樂。以極歡娛。又每年正月二十日。各
祭其先死者。神龜中。其國遣使上書貢物云。大
國天子。天之所生。願日出處。常爲漢中天子。波
斯國王。居和多千萬敬拜。朝廷嘉納之。自此每
使朝貢。恭帝二年。其王又遣使獻方物。隋煬帝
時。遣雲騎尉李昱使通波斯。尋使隨昱貢方物。
伏盧尼國。都伏盧尼城。在波斯國北。去代二萬
七千三百二十里。累石爲城。東有大河南流。中
有鳥。其形似人。亦有如橐駝馬者。皆有翼。常居

水。出水便死。城北有云尼山。出銀珊瑚琥珀。多師子。

色知顯國。都色知顯城。在悉萬斤西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四十里。土平。多五果。

伽色泥國。都伽色泥城。在悉萬斤南。去代一萬二千九百里。土出黑鹽。多五果。

薄知國。都薄知城。在伽色泥國南。去代一萬三千三百二十里。多五果。

牟知國。都牟知城。在忸密西南。去代二萬二千

九百二十里。土平。禽獸草木類中國。

阿弗太汗國。都阿弗太汗城。在忸密西。去代二萬三千七百二十里。土平。多五果。

呼似密國。都呼似密城。在阿弗太汗西。去代二萬四千七百里。土平。出銀琥珀。有師子。多五果。諾色波羅國。都波羅城。在忸密南。去代二萬三千四百二十八里。土平。宜稻麥。多五果。

早伽至國。都早伽至城。在忸密西。去代二萬三千七百二十八里。土平。少田殖。取稻麥於隣國。

有五果。

伽不單國。都伽不單城。在悉萬斤西北。去代一萬二千七百八十里。土平。宜稻麥。有五果。

者舌國。故康居國。在破洛那西北。去代一萬五千四百五十里。太延三年。遣使朝貢不絕。

伽倍國。故休密翎侯。都和墨城。在莎車西。去代一萬三千里。人居山谷間。

折薛莫孫國。故雙靡翎侯。都雙靡城。在伽倍西。去代一萬三千五百里。居山谷間。

鉗敦國。故貴霸翎侯。都護漂城。在折薛莫孫西。去代一萬三千五百六十里。居山谷間。

弗敵沙國。故肱頓翎侯。都薄茆。在鉗敦西。去代一萬三千六百六十里。居山谷間。

閻浮謁國。故高附翎侯。都高附城。在弗敵沙南。去代一萬三千七百六十里。居山谷間。

大月氏國。都贖監氏城。在弗敵沙西。去代一萬四千五百里。北與蠕蠕接。數為所侵。遂西徙都薄羅城。去弗敵沙二千一百里。其王寄多羅勇。

武遂興師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陀羅以北五國。盡役屬之。太武時。其國人商販京師。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瑠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爲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爲神明所作。自此國中瑠璃遂賤。人不復珍之。安息國。在葱嶺西。都蔚搜城。北與康居。西與波斯相接。在大月氏西北。去代二萬一千五百里。周天和二年。其王遣使朝獻。

條支國。在安息西。去代二萬九千四百里。

大秦國。一名黎軒。都安都城。從條支西渡海。曲一萬里。去代三萬九千四百里。其海滂出。猶渤海也。而東西與渤海相望。蓋自然之理。地方六千里。居兩海之間。其地平正。人居星布。其都王城。分爲五城。各方五里。周六十里。王居中城。城置八臣。以主四方。而王城亦置八臣。分主四城。若謀國事。及四方有不決者。則四城之臣集議。王所。王自聽之。然後施行。王三年。一出觀風化。人

有冤枉。詣王訴訟者。當方之臣。小則讓責。大則黜退。令其舉賢人以代之。其人端正長大。衣服車旗。擬儀中國。故外域謂之大秦。其土宜五穀。桑麻。人務蠶田。多瑇瑁琅玕神龜白馬朱鬣明珠夜光璧。東南通交趾。又水道通益州永昌郡。多出異物。大秦西海水之西有河。河西南流。河西有南北山。山西有赤水。西有白玉山。玉山西有西王母山。玉爲堂室。云從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四萬餘里。於彼國觀日月星辰。無異

中國。而前史云條支西行百里日入處。失之遠矣。

阿鈎羌國。在莎車西南。去代一萬三千里。國西有縣度山。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下臨不測之深。人行以繩索相持而度。因以名之。土有五穀諸果。市用錢爲貨。居止立宮室。有兵器。土出金珠。

波路國。在阿鈎羌西北。去代一萬三千九百里。其地濕熱。有蜀馬。土平。物產國俗。與阿鈎羌同。

類焉。

小月氏國。都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寄多羅爲匈奴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焉。在波路西南。去代一萬六千六百里。先居西平張掖之間。被服頗與羌同。其俗以金銀錢爲貨。隨畜牧移徙。亦類匈奴。其城東十里有佛塔。周三百五十步。高八十丈。自佛塔初建。計至武定八年。八百四十二年。所謂百丈佛圖也。

罽賓國。都善見城。在波路西南。去代一萬四千二百里。居在四山中。其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三百里。地平溫和。有苜蓿雜草。奇木檀槐梓竹。種五穀。糞園田。地下濕生稻。冬食生菜。其人工巧。雕文刻鏤。織罽。有金銀銅錫。以爲器物。市用錢。他畜諸國同。每使朝獻。

吐呼羅國。去代一萬二千里。東至范陽國。西至悉萬斤國。中間相去二千里。南至連山。不知名。北至波斯國。中間相去一萬里。薄提城周匝六

十里。城南有西流大水。名漢樓河。土宜五穀。有好馬駝騾。其王曾遣使朝貢。

副貨國。去代一萬七千里。東至阿富汗。且國。西至沒誰國。中間相去一千里。南有連山。不知名。北至竒沙國。相去一千五百里。國中有副貨城。周匝七十里。宜五穀蒲桃。唯有馬駝騾。國王有黃金殿。殿下有金駝七頭。各高三尺。其王遣使朝貢。

南天竺國。去代三萬一千五百里。有伏醜城。周

匝十里。城中出摩尼珠珊瑚。城東三百里有拔賴城。城中出黃金白真檀石蜜蒲桃。土宜五穀。宣武時。其國王婆羅化遣使獻駿馬金銀。自此每使朝貢。

疊伏羅國。去代三萬一千里。國中有勿悉城。城北有鹽竒水西流。有白象。并有阿末黎木。皮中織作布。土宜五穀。宣武時。其國王伏陀末多遣使獻方物。自是每使朝貢。

拔豆國。去代五萬一千里。東至多勿當國。西至

旃那國。中間相去七百五十里。南至罽陵伽國。北至弗那伏且國。中間相去九百里。國中出金銀雜寶。白象水牛。犛牛蒲桃五果。土宜五穀。嚙噠國。大月氏之種類也。亦曰高車之別種。其原出於塞北。自金山而南。在於闐之西都烏許水南二百餘里。去長安一萬一百里。其王都拔底延城。蓋王舍城也。其城方十里餘。多寺塔。皆飾以金。風俗與突厥略同。其俗兄弟共一妻。夫無兄弟者。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

之數。更加帽焉。衣服類加以纓絡。頭皆翦髮。其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衆可有十萬。無城邑。依隨水草。以氈爲屋。夏遷涼土。冬逐暖處。分其諸妻。各在別所。相去或二百三百里。其王巡歷而行。每月一處。冬寒之時。三月不徙。王位不必傳子。子弟堪者。死便受之。其國無車。有輿。多駝馬。用刑嚴急。偷盜無多少。皆要斬。盜一責十。死者。富家累石爲藏。貧者掘地而埋。隨身諸物。皆置塚內。其人凶悍能鬪戰。西域康居于闐沙。

勒安息及諸小國三十許。皆役屬之。號爲大國。與蠕蠕婚姻。自太安以後。每遣使朝貢。正光末。遣貢師子一。至高平。遇万俟醜奴反。因留之。醜奴平送京師。永熙以後。朝獻遂絕。初熙平中。明帝遣賸伏子統宋雲。沙門法力等使西域。訪求佛經。時有沙門慧生者。亦與俱行。正光中還。慧生所經諸國。不能知其本末。及山川里數。蓋舉其略云。至大統十二年。遣使獻其方物。廢帝二年。周明帝二年。竝遣使來獻。後爲突厥所破。部

落分散。職貢遂絕。至隋大業中。又遣使朝貢。方物。其國去漕國千五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

朱居國。在于闐西。其人山居。有麥。多林果。咸事佛。語與于闐相類。役屬嚧噠。

渴槃陀國。在葱嶺東。朱居波西。河經其國東北。流有高山。夏積霜雪。亦事佛道。附於嚧噠。其地鉢和國。在渴槃陀西。其土尤寒。人畜同居。穴地而處。又有大雪山。望若銀峯。其人唯食餅麩。飲

麥酒服羶裘有二道一道西行向嘍唎一道西
南趣烏菴亦為嘍唎所統

波知國在鉢和西南土狹人貧依託山谷其玉
不能搃攝有三池傳云大池有龍王次者有龍
婦小者有龍子行人經之設祭乃得過不祭多
遇風雪之困

賒彌國在波知之南山居不信佛法專事諸神
亦附嘍唎東有鉢盧勒國路險緣鐵鎖而度下
不見底熙平中宋雲等竟不能達

烏菴國在賒彌南北有葱嶺南至天竺婆羅門
胡為其上族婆羅門多解天文吉凶之數其主
動則訪決焉土多林果引水灌田豐稻麥事佛
多諸寺塔極華麗人有爭訴服之以藥曲者發
狂直者無恙為法不殺犯死罪唯徙於靈山西
南有檀特山山上立寺以驢數頭運食山下無
人控御自知往來也

乾陀國在烏菴西本名業波為嘍唎所破因改
焉其王本是勅勒臨國已二世矣好征戰與屬

北史卷八十五
三十一
賓鬪三年不罷。人怨苦之。有鬪象七百頭。十人乘一象。皆執兵仗。象鼻縛刀以戰。所都城東南七里。有佛塔高七十丈。周三百步。即謂雀離佛圖也。

康國者。康居之後也。遷徙無常。不恒故地。自漢以來。相承不絕。其王本姓溫。月氏人也。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國。枝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竝以昭武爲姓。示不忘本也。王字世夫畢。爲人寬厚。甚得衆

心。其妻突厥達度可汗女也。都於薩寶水上阿祿迪城。多人居。大臣三人共掌國事。其王素冠七寶花。衣綾羅錦繡白疊。其妻有髻。蒙以皂巾。丈夫翦髮錦袍。名爲彊國。西域諸國多歸之。米國史國曹國何國小安國那色波國烏那曷國穆國皆歸附之。有胡律置於祆祠。將決罰。則取而斷之。重者族。次罪者死。賊盜截其足。人皆深目高鼻多髯。善商賈。諸夷交易。多湊其國。有大小鼓琵琶五絃箜篌。婚姻喪制。與突厥同。國立

祖廟以六月祭之。諸國皆助祭。奉佛。為胡書。氣
候溫。宜五穀。勤修園蔬。樹木滋茂。出馬。馳驢。犂
牛。黃金。硃砂。財香。阿薩那香。瑟瑟。麝皮。氍毹。錦
疊。多蒲桃酒。富家或致千石。連年不敗。大業中。
始遣使貢方物。後遂絕焉。

安國。漢時安息國也。王姓昭武氏。與康國王同
族。字設力。妻康國王女也。都在那密水南。城有
五重環以流水。宮殿皆平頭。王坐金駝座。高七
八尺。每聽政與妻相對。大臣三人評理國事。風

俗同於康居。唯妻其姊妹。及母子通相禽獸。此
為異也。隋煬帝即位。遣司隸從事杜行滿使西
域。至其國得五色鹽而返。國西百餘里有畢國。
可千餘家。其國無君長。安國統之。大業五年。遣
使貢獻。

石國。居於藥殺水。都城方十餘里。其王姓石。名
涅。國城東南立屋。置座於中。正月六日。以王父
母燒餘之骨。金甕盛置牀上。巡遶而行。散以花
香雜果。王率臣下設祭焉。禮終。王與夫人出就

別帳。臣下以次列坐。享宴而罷。有粟麥多良馬。其俗善戰。曾貳於突厥。射匱可汗滅之。令特勒旬職攝其國事。南去發汗六百里。東南去瓜州六千里。旬職以隋大業五年遣使朝貢。後不復至。

女國在葱嶺南。其國世以女爲王。姓蘇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夫號曰金聚。不知政事。國內丈夫唯以征伐爲務。山上爲城。方五六里。人有萬家。王居九層之樓。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

朝。復有小女王。共知國政。其俗婦人輕丈夫。而性不妬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而一日中或數度變改之。人皆被髮。以皮爲鞋。課稅無常。氣候多寒。以射獵爲業。出鍮石朱砂麝香犛牛駿馬蜀馬。尤多鹽。恒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亦數與天竺党項戰爭。其女王死。國中厚斂金錢。求死者族中之賢女二人。一爲女王。次爲小王。貴人死。剝皮以金屑和骨肉。置甕中埋之。經一年。又以其皮肉鐵器埋之。俗事阿脩羅神。又有

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畢入山祝之。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視之。有衆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謂之鳥卜。隋開皇六年。遣使朝貢。後遂絕。

鎊汗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王姓昭武。字阿利柒。都城方四里。勝兵數千人。王坐金羊牀。妻戴金花。俗多朱砂金鐵。東去疏勒千里。西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北去石國五百里。東北去突厥可汗二千餘里。東去瓜州五

千五百里。隋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吐火羅國。都葱嶺西五百里。與挹怛雜居。都城方二里。勝兵者十萬人。皆善戰。其俗奉佛。兄弟同一妻。迭寢焉。每一人入房。戶外挂其衣。以爲志。生子屬其長兄。其山穴中有神馬。每歲牧馬於穴所。必產名駒。南去漕國千七百里。東去瓜州五千八百里。大業中。遣使朝貢。

米國。都那密水西。舊康居之地。無王。其城主姓昭武。康國王之支庶。字閉拙。都城方二里。勝兵

北史列傳卷八十五
三十一
數百人。西北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南去史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四百里。大業中。頻貢方物。
史國。都獨莫水南十里。舊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字狄遮。亦康國王之支庶也。都城方二里。勝兵千餘人。俗同康國。北去康國二百四十里。南去吐火羅五百里。西去那色波國二百里。東北去米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曹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也。國無主。康國王令子烏建領之。都城方三里。勝兵千餘人。國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東諸國。竝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破羅闕人丈有五尺。高下相稱。每日以駝五頭。馬十匹。羊一百口。祭之。常有數千人食之不盡。東南去康國百里。西去何國百五十里。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何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地也。其王姓

昭武亦康國王之族類。字敦。都城方二里。勝兵者千人。其王坐金羊座。東去漕國百五十里。西去小女國三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烏那遏國都烏澣水西。舊安息之地也。王姓昭武。亦康國王種類。字佛食。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王坐金羊座。東北去安國四百里。西北去穆國二百餘里。東去瓜州七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穆國都烏澣河之西。亦安息之故地。與烏那遏為隣。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種類也。字阿濫密。都城方三里。勝兵二千人。東北去安國五百里。東去烏那遏二百餘里。西去波斯國四千餘里。東去瓜州七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漕國在葱嶺之北。漢時屬賓國也。其王姓昭武。字順達。康國王之宗族也。都城方四里。勝兵者萬餘人。國法嚴。殺人及賊盜皆死。其俗重淫祠。葱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金銀鍍為屋。以

銀爲地。祠者日有千餘人。祠前有一魚。脊骨有孔。中通馬騎出入。國王戴金牛頭冠。坐金馬座。多稻粟豆麥。饒象馬犂牛。金銀鑲鐵。毘耗朱沙。青黛安息青木等香。石蜜黑鹽阿魏沒藥白附子。北去帆延七百里。東去劫國六百里。東北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論曰。自古開遠夷。通絕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張騫鑿空於前。班超投筆於後。或結之以重寶。或懾之以利劍。投軀萬死之地。以要

一旦之功。皆由主尚來遠之名。臣狗輕生之節。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效焉。西域雖通于魏氏。于時中原始平。天子方以混一爲心。未遑及此。其信使往來。得羈縻勿絕之道。及隋煬帝。規摹宏侈。掩吞秦漢。裴矩方進西域圖記。以蕩其心。故萬乘親出玉門關。置伊吾且末鎮。而關右暨於流沙。騷然無聊生矣。若使北狄無虞。東夷告捷。必將修輪臺之戍。築烏壘之城。求大秦之明珠。致條支之烏卵。往來轉輸。將何以堪。其弊哉。古

者哲王之制也。方五千里。務安諸夏。不事要荒。豈威不能加。德不能被。蓋不以四夷勞中國。不以無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成五嶺。漢事三邊。或道殫相望。或戶口減半。隋室恃其強盛。亦狼狽於青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億兆罹其苦。載思即敘之義。固辭都護之請。返其千里之馬。不求白狼之貢。則七戎九夷。候風重譯。雖無遼東之捷。豈及江都之禍乎。案西域開於往漢。年世積久。雖離併多端。見聞殊說。此所以前書後史。踳

駁不同。豈其好異。地遠故也。人之所知。未若其所不知。信矣。但可取其梗槩。夫何是非其間哉。

列傳第八十五

北史九十七

[Faded text in columns]

列傳第八十六 北史九十八

蠕蠕

匈奴宇文莫槐

徒何段就六眷

高車

蠕蠕姓郁久閭氏始神元之末掠騎有得一奴髮始齊眉忘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閭木骨閭者首禿也木骨閭與郁久閭聲相近故後子孫因以為氏木骨閭既壯免奴為騎卒穆帝時

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谿谷間。收合逋逃得百餘人。依純突隣部。木骨間死。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衆。自號柔然。後太武以其無知狀類於虫。故改其號爲蠕蠕。車鹿會既爲部帥。歲貢馬畜貂豹皮。冬則徙度漠南。夏則還居漠北。車鹿會死。子吐奴傀立。吐奴傀死。子跋提立。跋提死。子地粟袁立。地粟袁死。其部分爲二。地粟袁長子匹候跋繼父居東邊。次子緼紇提別居西邊。及昭成崩。緼紇提附衛辰而貳於魏。魏登國中討

之蠕蠕。移部道走。追之及于大磧南牀山下。大破之。虜其半部。匹候跋及部帥屋擊各收餘落遁走。遣長孫嵩及長孫肥追之度磧。嵩至平望川。大破屋擊禽之。斬以徇。肥至涿邪山。及匹候跋跋舉落請降。獲緼紇提子曷多汗及曷多汗兄誥歸之。社論斛律等并宗黨數百人。分配諸部。緼紇提西遁。將歸衛辰。道武追之至跋那山。緼紇提復降。道武撫慰如舊。九年。曷多汗與社論率部衆棄其父西走。長孫肥輕騎追之。至上郡

跋那山。斬曷多汗。盡殪其衆。社論數人奔匹候跋。匹候跋處之南鄙。去其庭五百里。令其子四人監之。既而社論率其私屬執匹候跋四子而叛。襲匹候跋。諸子收餘衆。亡依高車斛律部。社論兇狡有權變。月餘乃釋匹候跋。歸其諸子。欲聚而殲之。密舉兵襲匹候跋。殺匹候跋。子啓拔。吳頡等十五人歸于道武。社論既殺匹候跋。懼王師討之。乃掠五原以西諸部。北度大漠。道武以拔頡爲安遠將軍。平棘侯。社論與姚興和親。

道武遣材官將軍和突襲黜弗。素古延諸部。社論遣騎救素古延。突逆擊破之。社論遠遁漠北。侵高車。深入其地。遂并諸部。凶勢益振。北徙弱洛水。始立軍法。千人爲軍。軍置將一人。百人爲幢。幢置帥一人。先登者。賜以虜獲。退懦者。以石擊首。殺之。或臨時捶撻。無文記。將帥以羊屎粗計兵數。後頗知刻木爲記。其西北有匈奴餘種。國尤富彊。部帥曰拔也稽。舉兵擊社論。逆戰於頽根河。大破之。後盡爲社論所并。號爲彊盛。隨水

北史卷八十六
三
草畜牧。其西則焉耆之地。東則朝鮮之地。北則
渡沙漠窮瀚海。南則臨大磧。其常所會庭。敦煌
張掖之北。小國皆苦其寇抄。羈縻附之。於是自
號豆代可汗。豆代猶魏言駕馭開張也。可汗猶
魏言皇帝也。蠕蠕之俗。君及大臣。因其行能。即
為稱號。若中國立謚。既死之後。不復追稱。道武
謂尚書崔宏曰。蠕蠕之人。昔來號為頑嚚。每來
抄掠。駕犂牛奔遁。驅犍牛隨之。犂牛伏不能前。
異部人有教其以犍牛易之者。蠕蠕曰。其母尚

不能行。而况其子。終於不易。遂為敵所虜。今社
論學中國之法。置戰陣。卒成邊害。道家言聖人
生大盜起。信矣。天興五年。社論聞道武征姚興。
遂犯塞。入自參合陂。南至豺山。及善無北澤。時
遣常山王遵以萬騎追之。不及。天賜中。社論從
弟悅代大那等。謀殺社論而立大那。發覺。大那
等來奔。以大那為冠軍將軍。西平侯。悅代為越
騎校尉。易陽子。三年夏。社論寇邊。永興元年冬。
又犯塞。二年。明元討之。社論遁走。道死。其子度

拔年少未能御衆。部落立社論弟斛律。號藹苦蓋可汗。魏言姿質美好也。斛律北并賀術也。骨國東破譬曆辰部落。三年。斛律宗人悅侯咄觚千等百數十人來降。斛律畏威自守。不敢南侵。北邊安靜。神瑞元年。與馮跋和親。跋娉斛律女爲妻。將爲交婚。斛律長兄子步鹿真謂斛律曰。女小遠適。憂思生疾。可遣大臣樹黎勿地延等。女爲媵。斛律不許。步鹿真出謂樹黎等曰。斛律欲令汝女爲媵。遠至他國。黎遂共結謀。令勇士

夜就斛律穹廬後伺其出。執之。與女俱。嬪于和龍。乃立步鹿真。步鹿真立。委政樹黎。初高車叱洛侯者。叛其渠帥。導社論破諸部落。社論德之。以爲大人。步鹿真與社論子社拔共至叱洛侯家。姪其少妻。少妻告步鹿真。叱洛侯欲舉大檀爲主。遺大檀金馬勒爲信。步鹿真聞之。歸發八千騎。往圍叱洛侯。焚其珍寶。自刎而死。步鹿真遂掩大檀。大檀蒞軍。執步鹿真及社拔。絞殺之。乃自立。大檀者。社論季父僕渾之子。先統別部

北史列傳卷八十六
五
鎮於西界。能得衆心。國人推戴之。號牟汗紇升。蓋可汗。魏言制勝也。斛律父子既至和龍。馮跋封爲上谷侯。大檀率衆南徙犯塞。明元親討之。大檀懼而遁走。遣山陽侯奚斤等追之。遇寒雪。士衆凍死。及墮指者十二三。及明元崩。太武即位。大檀聞而大喜。始光元年秋。乃寇雲中。太武親討之。三日二夜至雲中。大檀騎圍太武五十餘重。騎逼馬首。相次如堵焉。士卒大懼。太武顏色自若。衆情乃安。先是大檀弟大那與社論爭。

國敗而來奔。大檀以大那子於陟斤爲部帥。軍士射於陟斤殺之。大檀恐乃還。二年。太武大舉征之。東西五道並進。平陽王長孫翰等從黑漠。汝陰公長孫道生從白黑兩漠閒。車駕從中道。東平公娥清次西從栗園。宜城王奚斤將軍安原等。西道從介寒山。諸軍至漠南舍輜重。輕騎齎十五日糧。絕漠討之。大檀部落駭驚北走。神麌元年八月。大檀遣子將騎萬餘入塞。殺掠邊人而走附國。高車追擊破之。自廣甯還。追之不

及二年四月。太武練兵于南郊。將襲大檀。公卿大臣皆不願。術士張深徐辯以天文說止帝。帝從崔浩計而行。會江南使還。稱宋文欲犯河南。謂行人曰。汝疾還告魏主。歸我河南地。即當罷兵。不然盡我將士之力。帝聞而大笑。告公卿曰。龜鼈小豎。自救不暇。何能爲也。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便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敵。非上策也。吾行決矣。於是車駕出東道向黑山。平陽王長孫翰從西道向大娥山。同會賊庭。五月。次于沙

漠南舍輜重。輕襲之。至栗水。大檀衆西奔。弟匹黎先典東落。將赴大檀。遇翰軍。翰縱騎擊之。殺其大人數百。大檀聞之震怖。將其族黨焚燒廬舍。絕迹西走。莫知所至。於是國落四散。竄伏山谷。畜產野布。無人收視。太武緣栗水西行。過漢將竇憲故壘。六月。車駕次於菟園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餘里。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度燕然山。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三千里。高車諸部殺大檀種類。前後歸降三十餘萬。俘獲首

虜及戎馬百餘萬匹。八月。太武聞東部高車屯已尼陂。人畜甚衆。去官軍千餘里。遂遣左僕射安原等往討之。暨已尼陂。高車諸部望軍降者數十萬。大檀部落衰弱。因發疾而死。子吳提立。號敕連可汗。魏言神聖也。四年。遣使朝獻。先是北鄙候騎獲吳提南偏邏者二十餘人。太武賜之衣服。遣歸。吳提上下感德。故朝貢焉。帝厚賓其使而遣之。延和三年二月。以吳提尚西海公主。又遣使者納吳提妹爲夫人。又進爲左昭儀。

吳提遣其兄禿鹿傀及左右數百人來朝。獻馬二千匹。帝大悅。班賜甚厚。至大延二年。乃絕和犯塞。四年。車駕幸五原。遂征之。樂平王丕。河東公賀多羅。督十五將出東道。永昌王健。宜都王穆壽。督十五將出西道。車駕出中道。至浚稽山。分中道復爲二道。陳留王崇從六澤向涿邪山。車駕從浚稽北向天山。西登子阜。刻石記行。不見蠕蠕而還。時漠北大旱無水草。軍馬多死。五年。車駕西伐沮渠牧犍。宜都王穆壽輔景穆居

守。長樂王嵇敬。建寧王崇。二萬人鎮漠南。以備蠕蠕。吳提果犯塞。壽素不設備。賊至七介山。京邑大駭。爭奔中城。司空長孫道生拒之於吐頽山。吳提之寇也。留其兄乞列歸。與北鎮諸軍相守。敬崇等破乞列歸于陰山之北。獲之。乞列歸歎曰。沮渠陷我也。獲其伯父他吾無鹿胡及其將帥五百人。斬首萬餘級。吳提聞而遁走。道生追之。至于漠南而還。真君四年。車駕幸漠南。分軍為四道。樂安王範。建寧王崇。各統十五將出東

道。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西道。車駕出中道。中山王辰領十五將為中軍後繼。車駕至鹿渾谷。與賊相遇。吳提遁走。追至頽根河。擊破之。車駕至石水而還。五年。復幸漠南。欲襲吳提。吳提遠遁。乃止。吳提死。子吐賀真立。號處可汗。魏言唯也。十年正月。車駕北伐。高昌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西道。車駕與景穆自中道出涿邪山。吐賀真別部帥介綿他拔等率千餘家來降。是時軍行數千里。吐賀真新立。恐懼遠遁。九月。車駕

北伐。高昌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中道。與諸軍期會於地弗池。吐賀真悉國精銳。軍資甚盛。圍那數十重。那掘長圍堅守。相持數日。吐賀真數挑戰。輒不利。以那衆少而固。疑大軍將至。解圍夜遁。那引軍追之。九日九夜。吐賀真益懼。棄輜重。踰穹隆嶺遠遁。那收其輜重。引軍還。與車駕會於廣澤。略陽王羯兒盡收其人戶畜產百餘萬。自是吐賀真遂單弱遠竄。邊疆息警矣。太安四年。車駕北征。騎十萬。車十五萬兩。旌旗

千里。遂渡大漠。吐賀真遠遁。其莫弗烏朱駕頽率衆數千落來降。乃刊石記功而還。太武征伐之後。意存休息。蠕蠕亦怖威北竄。不敢復南。和平五年。吐賀真死。子予成立。號受羅部真可汗。魏言惠也。自稱永康元年。率部侵塞。北鎮遊軍大破其衆。皇興四年。予成犯塞。車駕北討。京兆王子推。東陽公元丕。督諸軍出西道。任城王雲等督軍出東道。汝陰王賜。濟南公羅烏拔。督軍爲前鋒。隴西王源賀。督諸軍爲後繼。諸將會車

駕于女水之濱。獻文親誓衆。詔諸將曰。用兵在奇。不在衆也。卿等但爲朕力戰。方略已在朕心。乃選精兵五千人挑戰。多設奇兵以惑之。虜衆奔潰。逐北三千餘里。斬首五萬級。降者萬餘人。戎馬器械不可稱計。旬有九日。往返六千餘里。改女水曰武川。遂作北征頌。刊石紀功。延興五年。予成求通婚。有司以予成數犯邊塞。請絕其使。發兵討之。帝曰。蠕蠕譬若禽獸。貪而亡義。朕要當以信誠待物。不可抑絕也。予成知悔前

非。遣使請和。求結姻援。安可孤其款意。乃詔報曰。所論婚事。今始一反。尋覽事理。未允厥中。夫男而下女。爰象所明。初婚之吉。敦崇禮聘。君子所以重人倫之本。不敬其初。令終難矣。予成每懷譎詐。終獻文世。更不求婚。太和元年四月。遣莫何去汾。比拔等來獻良馬貂裘。比拔等稱伏承天朝珍寶華麗甚積。求一觀之。乃敕有司出御府珍玩金玉文繡器物。御殿文馬奇禽異獸。及人間所宜用者。列之京肆。令其歷觀焉。比拔

見之。自相謂曰。大國富麗。一生所未見也。二年。二月。又遣比拔等朝貢。尋復請婚焉。孝文志在招納。許之。予成雖歲貢不絕。而款約不著。婚事亦停。九年。予成死。子豆唘立。號伏古敦可汗。魏言恒也。自稱太平元年。豆唘性殘暴。好殺。其名臣侯鑿。璽石洛候。數以忠言諫之。又勸與魏通和。勿侵中國。豆唘怒。誣石洛候謀反。殺之。夷其三族。十六年八月。孝文遣陽平王頤。左僕射陸叡。竝為都督領軍。斛律桓等十二將。七萬騎討

豆唘。部內高車阿伏至羅。率眾十餘萬西走。自立為主。豆唘與叔父那蓋為二道追之。豆唘出自浚稽山北而西。那蓋出自金山。豆唘頻為阿伏至羅所敗。那蓋累有勝捷。國人咸以那蓋為天所助。欲推那蓋為主。那蓋不從。眾彊之。那蓋曰。我為臣不可。焉能為主。眾乃殺豆唘母子。以尸示。那蓋乃襲位。那蓋號候其伏代庫者可汗。魏言悅樂也。自稱太安元年。那蓋死。子伏圖立。號他汗可汗。魏言緒也。自稱始平元年。正始三

年。伏圖遣使紇奚勿六跋朝獻。請求通和。宣武不報其使。詔有司敕勿六跋曰。蠕蠕遠祖社論。是大魏叛臣。往者包容。暨時通使。今蠕蠕衰微。有損疇日。大魏之德。方隆周漢。跨據中原。指清八表。正以江南未平。權寬北略。通和之事。未容相許。若脩藩禮。款誠昭著者。當不孤尔也。永平元年。伏圖又遣勿六跋奉函書一封。并獻貂裘。宣武不納。依前喻遣。伏圖西征高車。為高車王彌俄突所殺。子醜奴立。號豆羅伏跋。豆伐可汗。

魏言彰制也。自稱建昌元年。永平四年九月。醜奴遣沙門洪宣奉獻珠像。延昌二年冬。宣武遣驍騎將軍馬義舒使於醜奴。未蒞而崩。事遂停寢。醜奴壯健善用兵。四年。遣使侯斤尉比建朝貢。熙平元年。西征高車大破之。禽其主彌俄突。殺之。盡并叛者。國遂彊盛。二年。又遣使侯斤尉比建。紇奚勿六跋。鞏禮等朝貢。神龜元年二月。明帝臨顯陽殿。引顧禮等二十人於殿下。遣中書舍人徐紇宣詔。讓以蠕蠕蕃禮不備之意。

初豆喻之死也。那蓋爲主。伏圖納豆喻之妻候
呂陵氏。生醜奴阿那瓌等六人。醜奴立後。忽亡
一子。字祖惠。求募不能得。有尼引副升牟妻。是
豆渾地萬。年二十許。爲醫巫。假託神鬼。先常爲
醜奴所信。出入去來。乃言此兒今在天上。我能
呼得。醜奴母子欣悅。後歲仲秋。在大澤中。施帳
屋。齋潔七日。祈請天神。經一宿。祖惠忽在帳中。
自云恒在天上。醜奴母子抱之悲喜。大會國人。
號地萬爲聖女。納爲可賀敦。授夫副升牟爵位。

賜牛馬羊三千頭。地萬旣挾左道。亦是有姿色。
醜奴甚加重愛。信用其言。亂其國政。如是積歲。
祖惠年長。其母問之。祖惠言我恒在地萬家。不
嘗上天上天者。地萬教也。其母具以狀告醜奴。
醜奴言地萬懸鑒遠事。不可不信。勿用讒言也。
旣而地萬恐懼。譖祖惠於醜奴。醜奴陰殺之。正
光初。醜奴母遣莫何去汾。李具列等絞殺地萬。
醜奴怒欲誅具列等。又阿至羅侵醜奴。醜奴擊
之。軍敗還。爲母與其大臣所殺。立醜奴弟阿那

瓌為主。阿那瓌立。經十日。其族兄俟力發示發率眾數萬以伐阿那瓌。戰敗。將弟乙居伐輕騎南走歸魏。阿那瓌母候呂陵氏及其二弟。尋爲示發所殺。而阿那瓌未之知也。九月。阿那瓌將至。明帝遣兼侍中陸希道爲使主。兼散騎常侍孟威爲使副。迎勞近畿。使司空公京兆王繼至北中。侍中崔光。黃門郎元纂。在近郊竝申宴勞。引至闕下。十月。明帝臨顯陽殿。引從五品已上清官皇宗。藩國使客等列於殿庭。王公已下及

阿那瓌等。入就庭中北面。位定。謁者引王公已下升殿。阿那瓌位於藩王之下。又引將命之官及阿那瓌弟并二叔。升位於群官之下。遣中書舍人曹道宣詔勞問。阿那瓌啓云。陛下優隆命臣弟叔等。升殿預會。但臣有從兄。在北之日。官高於二叔。乞命升殿。詔聽之。乃位於阿那瓌之下。二叔之上。宴將罷。阿那瓌執所啓立於座後。詔遣舍人常景問所欲言。阿那瓌求詣帝前。詔引之。阿那瓌再拜。跪曰。臣先世源由。出於大

魏詔曰。朕已具知。阿那瓌起而言曰。臣之先逐草放牧。遂居漠北。詔曰。卿言未盡。可具陳之。阿那瓌又言曰。臣祖先已來。世居北土。雖復隔越山津。而乃恭心慕化。未能時宣者。正以高車悖逆。臣國擾攘。不暇遣使。以宣遠誠。自頃年已前。漸定高車。及臣兄為主。故遣鞏顧禮等使來。大魏實欲虔脩藩禮。是以曹道芝北使之日。臣與主兄即遣大臣五人拜受詔命。臣兄弟本心。未及上徹。但高車從而侵暴。中有姦臣。因亂作逆。

殺臣兄。立臣為主。裁過旬日。臣以陛下恩慈如天。是故倉卒輕身投國。歸命陛下。詔曰。具卿所陳。理猶未盡。可更言之。阿那瓌再拜受詔。起而言曰。臣以家難輕來投闕。老母在彼。萬里分張。本國臣人。皆已迸散。陛下隆恩。有過天地。求乞兵馬。還向本國。誅翦叛逆。收集亡散。陛下慈念。賜借兵馬。老母若在。得生相見。以申母子之恩。如其死也。即得報讎。以雪大恥。臣當統臨餘人。奉事陛下。四時之貢。不敢闕絕。陛下聖顏難覩。

北史列傳卷八十一
十六
敢有披陳。但所欲言者。口不能盡言。別有辭啓。謹以仰呈。願垂昭覽。仍以啓付舍人常景。具以奏聞。尋封阿那瓌朔方郡公。蠕蠕主。賜以衣冕。加之軺蓋。祿從儀衛。同于戚藩。十二月。明帝以阿那瓌國無定主。思還綏集。啓請切至。詔議之。時朝臣意有同異。或言聽還。或言不可。領軍元叉爲宰相。阿那瓌私以金百斤貨之。遂歸北。二年正月。阿那瓌等五十四人請辭。明帝臨西堂。引見阿那瓌及其伯叔兄弟五人。升階賜坐。遣

中書舍人穆弼宣勞。阿那瓌等拜辭。詔賜阿那瓌細明光人馬鎧一具。鐵人馬鎧六具。露絲銀纏梨二張。并白眊。赤漆梨十張。并白眊。黑漆梨十張。并幡。露絲弓二張。并箭。朱漆柘弓六張。并箭。黑漆弓十張。并箭。赤漆楯六幡。并刀。黑漆楯六幡。并刀。赤漆鼓角二十具。五色錦被二領。黃紬被褥三十具。私府繡袍一領。并帽。內者緋納襖一領。緋袍二十領。并帽。內者雜綵千段。緋納小口袴褶一具。內中宛具。紫納大口袴褶一具。

內中宛具。百子帳十八具。黃布幕六張。新乾飯一百石。麥麩八石。榛麩五石。銅鳥鎗四枚。柔鐵烏鎗二枚。各受二斛。黑漆竹榼四枚。各受五升。婢二口。父草馬五百疋。駝百二十頭。犝牛一百頭。羊五千口。朱畫樂器十合。粟二十萬石。至鎮給之。詔侍中崔光。黃門元纂。郭外勞遣。阿那瓌來奔之後。其父兄俟力發。婆羅門率數萬人入。討示發破之。示發走奔地豆干。爲其所殺。推婆羅門爲主。號彌偶可社。句可汗。魏言安靜也。時

安北將軍懷朔鎮將楊鈞表傳聞彼人已立主。是阿那瓌同堂兄弟。夷人獸心。已相君長。恐未肯以殺兄之人郊迎其弟。輕往。虛反。徒損國威。自非廣加兵衆。無以送其入北。二月。明帝詔舊經蠕蠕使者牒云。具仁往喻婆羅門迎阿那瓌。復藩之意。婆羅門殊自驕慢。無遜避之心。責具仁禮敬。具仁執節不屈。婆羅門遣大官莫何去汾侯斤丘升頭六人將二千隨具仁迎阿那瓌。五月。具仁還鎮。論彼事勢。阿那瓌慮不敢入。表

求還京。會婆羅門爲高車所逐。率十部落詣涼州歸降。於是蠕蠕數萬相率迎阿那瓌。閏七月。阿那瓌啓云。投化阿那瓌。蠕蠕元退社渾河旃等二人。以今月二十六日到鎮。云國土大亂。百姓別住。迭相抄掠。當今北人鵠望待拯。今乞依前恩賜給精兵一萬。還令督率領送。臣磧北撫定荒人。脫蒙所請。事必克濟。詔付尚書門下博議。八月。詔兼散騎常侍王遵業。馳駟宣旨。慰喻阿那瓌。并申賜賚。九月。蠕蠕後主俟匿伐來奔。

懷朔鎮。阿那瓌兄也。列稱規望乞軍。并請阿那瓌。十月。錄尚書事高陽王雍。尚書令李崇。侍中侯剛。尚書左僕射元欽。侍中元義。侍中安豐王延明。吏部尚書元脩義。尚書李彥。給事黃門侍郎元纂。給事黃門侍郎張烈。給事黃門侍郎盧同等。奏曰。竊聞漢立南北單于。晉有東西之稱。皆所以相維禦難。爲國藩籬。今臣等參議。以爲懷朔鎮北土。名無結山吐若奚泉。敦煌北西海郡。即漢晉舊鄣。二處寬平。原野彌沃。阿那瓌宜

北史列傳卷八十六
十九
置西吐若奚泉。婆羅門宜置西海郡。各令摠率
部落。收離聚散。其爵號及資給所須。唯息裁處。
彼臣下之官。任其舊俗。阿那瓌所居。既是境外。
宜少優遣。以示威刑。請沃野懷朔武川鎮。各差
二百人。令當鎮軍主監率。給其糧仗。送至前所。
仍於彼為其造構。功就聽還。諸於北來在婆羅
門前投化者。令州鎮上佐准程給糧。送詣懷朔。
阿那瓌鎮。與使人量給食廩。在京館者。任其去
留。阿那瓌草創。先無儲積。請給朔州麻子乾飯。

二千斛。官馳運送。婆羅門居於西海。既是境內。
資衛不得同之。阿那瓌等新造藩屏。宜各遣使
持節馳驛。先詣慰喻。并委經略。明帝從之。十二
月。詔安西將軍廷尉元洪超。兼尚書行臺。詣敦
煌安置婆羅門。婆羅門尋與部眾謀叛。投嚙唵。
嚙唵三妻。皆婆羅門姊妹也。仍為州軍所討。禽
之。三年十二月。阿那瓌上表乞粟。以為田種。詔
給萬石。四年。阿那瓌眾大饑。入塞寇抄。明帝詔
尚書左丞元孚。兼行臺尚書持節。喻之。孚見阿

北史列傳卷八十一
三十
那瓌爲其所執。以孚自隨。驅掠良口二千并公
私驛馬牛羊數十萬北遁。謝孚放還。詔驃騎大
將軍尚書令李崇等率騎十萬討之。出塞三千
餘里至瀚海。不及而還。俟匿伐至洛陽。明帝臨
西堂引見之。五年。婆羅門死於洛南之館。詔贈
使持節鎮西將軍秦州刺史廣牧公。是歲沃野
鎮人破六韓拔陵反。諸鎮相應。孝昌元年春。阿
那瓌率衆討之。詔遣牒云具仁齎雜物勞賜。阿
那瓌拜受詔命。勒衆十萬。從武川鎮西向沃野。

頻戰尅捷。四月。明帝又遣通直散騎常侍中書
舍人馮雋使阿那瓌宣勞。班賜有差。阿那瓌部
落旣和。士馬稍盛。乃號敕連頭兵伐可汗。魏言
把攬也。十月。阿那瓌復遣郁久閭彌娥等朝貢。
三年四月。阿那瓌遣使人鞏鳳景等朝貢。及還。
明帝詔之曰。北鎮群狄。爲逆不息。蠕蠕主爲國
立忠。助加誅討。言念誠心。無忘寢食。今知停在
朔垂。與尔朱榮隣接。其嚴勒部曲。勿相暴掠。又
近得蠕蠕主啓。更欲爲國東討。但蠕蠕主世居

北漠不宜炎夏。今可且停聽待後敕。蓋朝廷慮其反覆也。此後頻使朝貢。建義初。孝莊詔曰。夫勲高者賞重。德厚者名隆。蠕蠕主阿那瓌鎮衛北藩。禦侮朔表。遂使陰山息警。弱水無塵。刊跡狼山。銘功瀚海。至誠旣篤。勲緒莫酬。故宜擢以殊禮。何容格以恒式。自今以後。讚拜不言名。上書不稱臣。太昌元年六月。阿那瓌遣烏勾蘭樹升伐等朝貢。并爲長子請尚公主。永熙二年四月。孝武詔以范陽王誨之長女瑯琊公主許之。

未及成婚。帝入關。東西魏競結阿那瓌爲婚好。西魏文帝乃以孝武時舍人元翌女稱爲化政公主。妻阿那瓌兄弟塔寒。又自納阿那瓌女爲后。加以金帛誘之。阿那瓌遂留東魏使元整。不報信命。後遂率衆度河。以廢后爲言。文帝不得已。遂敕廢后自殺。元象元年五月。阿那瓌掠幽州范陽。南至易水。九月。又掠肆州秀容。至於三推。又殺元整。轉謀侵害東魏。乃囚阿那瓌使温豆拔等。神武以阿那瓌兇狡。將撫懷之。乃遣其

北史列傳卷八十六
使人龍无駒北還。以通温豆拔等音問。始阿那
瓌殺元整。亦謂温豆拔等不存。既見无駒。微懷
感愧。興和二年春。復遣龍无駒等朝貢東魏。然
猶未款誠。阿那瓌女妻文帝者。遇疾死。齊神武
因遣相府功曹參軍張徽纂使於阿那瓌。間說
之云。文帝及周文既害孝武。又殺阿那瓌之女。
妄以疎屬假公主之號。嫁彼為親。又阿那瓌度
河西討時。周文燒草使其馬饑。不得南進。此其
逆詐反覆難信之狀。又論東魏正統所在。言其

稱臣。天平以來。逾自踞慢。汝陽王暹之為秦州
也。遣其典籤齊人淳于覃使於阿那瓌。遂留之。
親寵任事。阿那瓌因入洛陽。心慕中國。立官號。
僭擬王者。遂有侍中黃門之屬。以覃為祕書監。
黃門郎。掌其文墨。覃教阿那瓌。轉至不遜。每奉
國書。隣敵抗禮。及齊受東魏禪。亦歲時往來不
絕。天保三年。阿那瓌為突厥所破。自殺。其太子
菴羅辰及瓌從弟登注侯利登注子庫提。竝擁
眾奔齊。其餘眾立注次子鐵伐為主。四年。齊文

宣送登注及子庫提還北。鐵伐尋為契丹所殺。其國人仍立登注為主。又為大人阿富提等所殺。其國人復立庫提為主。是歲復為突厥所攻。舉國奔齊。文宣乃北討突厥。迎納蠕蠕。廢其主庫提。立阿那瓌子菴羅辰為主。致之馬邑川。給其廩餼。繒帛。親追突厥於朔方。突厥請降。許之而還。於是蠕蠕貢獻不絕。五年三月。菴羅辰叛。文宣親討大破之。菴羅辰父子北遁。四月。寇肆州。帝自晉陽計之。至恒州黃瓜堆。虜散走。時大

軍已還。帝麾下千餘騎遇蠕蠕別部數萬。四面圍逼。帝神色自若。指畫形勢。虜眾披靡。遂縱兵潰圍而出。虜退走。追擊之。伏尸二十五里。獲菴羅辰妻子及生口三萬餘人。五月。帝又北討蠕蠕。大破之。六月。蠕蠕帥部眾東徙。將南侵。帝帥輕騎於金川下邀擊。蠕蠕聞而遠遁。六年六月。文宣又親討蠕蠕。七月。帝頓白道留輜重。親率輕騎五千追蠕蠕。躬犯矢石。頻大破之。遂至沃野。大獲而還。是時蠕蠕既累為突厥所破。以西

北史列傳卷八十一
魏恭帝二年。遂率部千餘家奔關中。突厥既恃
兵彊。又藉西魏和好。恐其遺類依憑大國。使驛
相繼。請盡殺以甘心。周文議許之。遂收縛蠕蠕
主已下三千餘人。付突厥。使於青門外斬之。中
男以下。免竝配王公家。

匈奴宇文莫槐。出遼東塞外。其先南單于之遠
屬也。世爲東部大人。其語與鮮卑頗異。人皆翦
髮而留其頂上。以爲首飾。長過數寸。則截短之。
婦女被長襦及足。而無裳焉。秋收烏頭爲毒藥。

以射禽獸。莫槐虐用其人。爲部下所殺。更立其
弟普撥爲大人。普撥死。子丘不勤立。尚平文帝
女。丘不勤死。子莫鹿立。本名犯道。武諱。莫鹿遣
弟屈雲攻慕容廆。慕容廆擊破之。又遣別部素
延伐慕容廆於棘城。復爲慕容廆所破。時莫鹿
部衆彊盛。自稱單于。塞外諸部咸憚之。莫鹿死。
子遜昵延立。率衆攻慕容廆於棘城。廆子翰先
戍於外。遜昵延謂其衆曰。翰素果勇。必爲人患。
宜先取之。城不足憂也。乃分騎數千襲翰。翰聞

之使人詐爲段末波使者。逆謂遜昵延曰。翰數爲吾患。久思除之。今聞來討甚善。戒嚴相待。宜兼路早赴。翰設伏待之。遜昵延以爲信然。長驅不備。至於伏所。爲翰所虜。翰馳使告庖。乘勝遂進。及晨而至。庖亦盡銳應之。遜昵延見而方嚴。率衆逆擊。戰前鋒始交。而翰已入其營。縱火燎之。衆乃大潰。遜昵延單馬奔還。悉俘其衆。遜昵延父子世雄漠北。又先得玉璽三紐。自言爲天所相。每自誇大。及此敗也。乃卑辭厚幣。遣使朝

貢於昭帝。帝嘉之。以女妻焉。遜昵延死。子乞得龜立。復伐慕容庖。庖拒之。惠帝三年。乞得龜屯堡澆水。固壘不戰。遣其兄悉跋堆襲庖。子仁于栢林。仁逆擊。斬悉跋堆。庖又攻乞得龜。克之。乞得龜單騎夜奔。悉虜其衆。乘勝長驅。入其國城。收資財億計。徙部人數萬戶以歸。先是海出大龜。枯死於平郭。至是而乞得龜敗。別部人逸豆歸殺乞得龜而自立。與慕容晃迭相攻擊。遣其國相莫渾伐晃。而莫渾荒酒縱獵。爲晃所破。死

者萬餘人。建國八年。晃伐逸豆歸。逸豆歸拒之。為晃所敗。殺其驍將涉亦干。逸豆歸遠遁漠北。遂奔高麗。晃徙其部衆五千餘落於昌黎。自是散滅矣。

徒何段就六眷。出於遼西。其伯祖日陸眷因亂被賣。為漁陽烏九子大庫辱官家奴。諸大人集會幽州。皆持唾壺。唯庫辱官猶無。乃唾日陸眷口中。日陸眷因咽之。西向拜天曰。願使主君之智慧祿相。盡移入我腹中。其後漁陽大饑。庫辱

官以日陸眷為健。使將人詣遼西逐食。招誘亡叛。遂至疆盛。日陸眷死。弟乞珍代立。乞珍死。子務目塵代立。即就六眷父也。據遼西之地。而臣於晉。其所統三萬餘家。控弦士馬四五萬騎。穆帝時。幽州刺史王浚以段氏數為已用。深德之。乃表封務目塵為遼西公。假大單于印綬。浚使務目塵率萬餘騎伐石勒。於常山封龍山下大破之。務目塵死。就六眷立。就六眷與弟疋磾從弟末波等。率五萬餘騎圍石勒於襄國。勒登城

望之。見將士皆釋仗寢卧。無警備之意。勒因其懈怠。選募勇健。穿城突出。直衝末波生禽之。置之座上。與飲宴盡歡。約為父子。盟誓而遣之。末波既得免。就六眷等。遂攝軍而還。不復報浚歸于遼西。自此以後。末波常不敢南向洩焉。人問其故。末波曰。吾父在南。其感勒不害已也如此。就六眷死。其子幼弱。疋磾與劉琨世子羣奔喪。疋磾陰卷甲而往。欲殺其叔羽鱗及末波而奪其國。末波等知之。遣軍逆擊疋磾。劉羣為末波

所獲。匹磾走還薊。懼琨禽已。請琨宴會。因執而害之。疋磾既殺劉琨。與羽鱗末波自相攻擊。部眾乖離。欲擁其眾徙保上谷。阻軍都之險。以距末波等。平文帝聞之。陰嚴精騎將擊之。疋磾恐懼。南奔樂陵。後石勒遣石季龍擊段文鴛于樂陵。破之。生禽文鴛。疋磾遂率其屬及諸塢壁降于石勒。末波自稱幽州刺史。屯遼西。末波死。國人因立陸眷弟護遼為主。烈帝時。假護遼驃騎大將軍。幽州刺史。大單于。北平公。弟鬱蘭撫軍。

將軍冀州刺史勃海公。建國元年。石季龍征護遼於遼西。護遼奔于平岡山。遂投慕容晁。晁殺之。鬱蘭奔石季龍。以所徙鮮卑五千人配之。使屯合支。鬱蘭死。子龕代之。及冉閔之亂。龕率衆南移。遂據齊地。慕容儁使弟玄恭率衆伐龕於廣固。執龕送之。薊。儁毒其目而殺之。坑其徒三千餘人。

高車。蓋古赤狄之餘種也。初號爲狄歷。北方以爲高車丁零。其語略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或云其先匈奴甥也。其種有狄氏。表紇氏。斛律氏。解批氏。護骨氏。異竒斤氏。俗云匈奴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國人皆以爲神。單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其上。曰。請天自迎之。經三年。其母欲迎之。單于曰。不可。未徹之間耳。復一年。乃有一老狼。晝夜守臺。嗥呼。因穿臺下爲空穴。經時不去。其小女曰。吾父處我於此。欲以與天。而今狼來。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將下就之。其姊大驚曰。

此是畜生。無乃辱父母。妹不從。下爲狼妻而產子。後遂滋繁成國。故其人好引聲長歌。又似狼嗥。無都統大帥。當種各有君長。爲性麤猛。黨類同心。至於寇難。翕然相依。鬪無行陣。頭別衝突。乍出乍入。不能堅戰。其俗蹲踞。褻瀆無所忌避。婚姻用牛馬納娉。以爲榮。結言既定。男黨營車闌馬。令女黨恣取。上馬祖乘出闌。馬主立闌外。振手驚馬。不墜者即取之。墜則更取。數滿乃止。俗無穀。不作酒。迎婦之日。男女相將持馬酪。熟

肉節解。主人延賓。亦無行位。穹廬前叢坐。飲宴終日。復留其宿。明日將婦歸。既而夫黨還入其家。馬群極取良馬。父母兄弟雖惜。終無言者。頗諱取寡婦。而優憐之。其畜產自有記識。雖闌縱在野。終無妄取。俗不清潔。喜致震霆。每震則叫呼射天。而棄之移去。來歲秋馬肥。復相率候於震所。埋殺羊。然火拔刀。女巫祝說。似如中國被除。而羣隊馳馬。旋繞百匝乃止。人持一束柳。槎回豎之。以乳酪灌焉。婦人以皮裹羊骸。戴之首

上縈屈髮鬢而綴之。有似軒冕。其死亡葬送。掘地作坎。坐尸於中。張臂引弓。佩刀挾稍。無異於生。而露坎不掩。時有震死。及疫癘。則爲之祈福。若安全無他。則爲報賽。多殺雜畜。燒骨以燎。走馬遶旋。多者數百匝。男女無小大。皆集會。平吉之人。則歌舞作樂。死喪之家。則悲吟哭泣。其遷徙隨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產。盡與蠕蠕同。唯車輪高大。輻數至多。徙於鹿渾海西北百餘里。部落彊大。常與蠕蠕爲敵。亦每侵盜于魏。魏道

武襲之。大破其諸部。後道武復度弱洛水。西行至鹿渾海。停駕。簡輕騎西北行百餘里。襲破之。虜獲生口牛馬羊二十餘萬。復討其餘種於狼山大破之。車駕巡幸。分命諸將爲東西二道。道武親勒六軍從中道。自駁髡水西北。狗略其部。諸軍同時雲合。破其雜種三十餘落。衛王儀別督諸將從西北絕漠千餘里。復破其遺迸七部。於是高車大懼。諸部震駭。道武自牛川南引大校獵。以高車爲圍。騎徒遮列。周七百餘里。聚雜

北史列傳卷八十六
三十三
獸於其中。因驅至平城。即以高車衆起鹿苑。南
因臺陰。北距長城。東包白登。屬之西山。尋而高車
姪利曷莫弗。敕力健率其九百餘落內附。拜敕
健爲揚威將軍。置司馬參軍。賜穀二萬斛。後高
車解批莫弗。幡豆健復率其部三十餘落內附。
亦拜爲威遠將軍。置司馬參軍。賜衣服。歲給廩
食。蠕蠕社論破敗之後。收拾部落。轉徙廣漠之
北。侵入高車之地。斛律部帥倍侯利患之。曰。社
論新集。兵貧馬少。易與耳。乃舉衆掩擊。入其國。

落。高車昧利。不顧後患。分其廬室。妻其婦女。安
息寢卧不起。社論登高望見。乃招集亡散得千
人。晨掩殺之。走而脫者十二三。倍侯利遂奔魏。
賜爵孟都公。侯利質直勇健過人。奮戈陷陣。有
異於衆。北方之人畏之。嬰兒啼者。語曰。倍侯利
來便止。處女歌謠云。求良夫當如倍侯。其服衆
如此。善用五十著筮。吉凶每中。故得親幸。賞賜
豐厚。命其少子曷堂內侍。及倍侯利卒。道武悼
惜。葬以魏禮。謚曰忠壯王。後詔將軍伊謂帥二

北史高車傳卷八十六 三十四
萬騎北襲高車餘種袁紇烏頻破之道武時分散諸部唯高車以類麤獷不任使役故得別爲部落後太武征蠕蠕破之而還至漠南聞高車東部在已尼陂人畜甚衆去官軍千餘里將遣左僕射安原等討之司徒長孫翰尚書令劉潔等諫太武不聽乃遣原等并發新附高車合萬騎至于已尼陂高車諸部望軍而降者數十萬落獲馬牛羊亦百餘萬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乘高車逐水草畜牧蕃息數年之後漸知粒食

歲致獻貢由是國家馬及牛羊遂至于賤氈皮委積文成時五部高車合聚祭天衆至數萬大會走馬殺牲遊遶歌吟忻忻其俗稱自前世以來無盛於此會車駕臨幸莫不忻悅後孝文召高車之衆隨車駕南討高車不願南行遂推表紇樹者爲主相率北叛游踐金陵都督宇文福追討大敗而還又詔平北將軍江陽王繼爲都督討之繼先遣人慰勞樹者樹者入蠕蠕尋悔相率而降高車之族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

氏。二曰吐盧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連氏。五曰窟賀氏。六曰達薄氏。七曰阿喻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侯分氏。十曰副伏羅氏。十一曰乞袁氏。十二曰右叔沛氏。先是副伏羅部爲蠕蠕所役屬。豆喻之世。蠕蠕亂離。國部分散。副伏羅阿伏至羅與從弟窮奇俱統領高車之衆十餘萬落。太和十一年。豆喻犯塞。阿伏至羅等固諫不從。怒率所部之衆西叛。至前部西北。自立爲王。國人號之曰侯婁匐勒。猶魏言大天子也。窮奇號候

倍。猶魏言儲主也。二人和穆。分部而立。阿伏至羅居北。窮奇在南。豆喻追討之。頻爲阿伏至羅所敗。乃引衆東徙。十四年。阿伏至羅遣商胡越者至京師。以二箭奉貢。云蠕蠕爲天子之賊。臣諫之不從。遂叛來此。而自豎立。當爲天子討除蠕蠕。孝文未之信也。遣使者于提往觀虛實。阿伏至羅與窮奇遣使者薄頡隨提來朝。貢其方物。詔員外散騎侍郎可足渾長生復與于提使高車。各賜繡袴褶一具。雜絲百匹。窮奇後爲厭

達所殺。虜其子彌俄突等。其衆分散。或來奔附。或投蠕蠕。詔遣宣威將軍羽林監孟威撫納降人。置之高平鎮。阿伏至羅長子蒸阿伏至羅餘妻。謀害阿伏至羅。阿伏至羅殺之。阿伏至羅又殘暴。大失衆心。衆共殺之。立其宗人跋利延爲主。歲餘。嚙噠伐高車。將納彌俄突。國人殺跋利延。迎彌俄突而立之。彌俄突既立。復遣朝貢。又奉表獻金方一。銀方一。金杖二。馬七匹。駝十頭。詔使者慕容坦。賜彌俄突雜綵六十匹。宣武詔

之曰。卿遠據沙外。頻申誠款。覽揖忠志。特所欽嘉。蠕蠕嚙噠吐谷渾。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掎角相接。今高昌內附。遣使迎引。蠕蠕往來。路絕。姦勢不得。妄令群小。敢有陵犯。擁塞王人。罪在不赦。彌俄突尋與蠕蠕主伏圖戰於蒲類海北。爲伏圖所敗。西走三百餘里。伏圖次於伊吾北山。先是高昌王麴嘉表求內徙。宣武遣孟威迎之。至伊吾。蠕蠕見威軍。怖而遁走。彌俄突聞其離駭。追擊大破之。殺伏圖於蒲類海北。割其

髮送於孟威。又遣使獻龍馬五匹。金銀貂皮及諸方物。詔東城子干亮報之。賜樂器一部。樂工八十人。赤紬十匹。雜綵六十匹。彌俄突遣其莫何去汾屋引叱賀真貢其方物。明帝初。彌俄突與蠕蠕主醜奴戰。敗。被禽。醜奴繫其兩腳於駑馬之上。頓曳殺之。漆其頭為飲器。其部衆悉入噉達。經數年。噉達聽彌俄突弟伊匐還國。伊匐既復國。遣使奉表。於是詔遣使者谷楷等拜為鎮西將軍。西海郡開國公。高車王。伊匐復大破

蠕蠕。蠕蠕主婆羅門走投涼州。正光中。伊匐遣使朝貢。因乞朱畫步挽一乘。并幔褥。鞞鞞一副。繖扇各一枚。青曲蓋五枚。赤漆扇五枚。鼓角十枚。詔給之。伊匐後與蠕蠕戰。敗歸。其弟越居殺伊匐而自立。天平中。越居復為蠕蠕所破。伊匐子比適復殺越居而自立。興和中。比適又為蠕蠕所破。越居子去賓自蠕蠕奔東魏。齊神武欲招納遠人。上言封去賓為高車王。拜安北將軍。肆州刺史。既而病死。初道武時。有吐突隣部。在

女水上。常與鮮如部相為脣齒。不供職事。登國三年。道武親西征。度弱洛水。復西行。趣其國。至女水上。討鮮如部落。破之。明年春。盡略徙其部落畜產而還。又有紇突隣。與紇奚世同部落。而各有大人長帥。擁集種類。常為寇於意辛山。登國五年。道武勒眾親討焉。慕容麟率師來會。大破之。紇突隣大人屋地韃。紇奚大人庫寒等。皆舉部歸降。皇始二年。車駕伐中山。軍於栢肆。慕容寶夜來攻營。軍人驚走。還於國。路由并州。遂

反。將攻晉陽。并州刺史元延討平之。紇突隣部帥匿物尼。紇奚部帥叱奴根等。復聚黨反於陰館。南安公元順討之不剋。死者數千人。道武聞之。遣安遠將軍庫岳還討匿物尼等。皆殄之。又有侯呂隣部。眾萬餘口。常依嶮畜牧。登國中。其大人叱伐為寇於苦水河。八年夏。道武大破之。并禽其別帥焉古延等。薛于部常屯聚于三城之間。及滅衛辰後。其部帥太悉伏望軍歸順。道武撫安之。車駕還。衛辰子屈丐奔其部。道武聞

之。使使詔太悉伏執送之。太悉伏出屈丐以示使者曰。今窮而見投。寧與俱亡。何忍送之。遂不遣。道武大怒。車駕親討之。會太悉伏先出擊曹覆寅。官軍乘虛遂屠其城。獲太悉伏妻子珍寶。徙其人而還。太悉伏來赴不及。遂奔姚興。未幾亡歸嶺北。上郡以西諸鮮卑雜胡聞而皆應之。天賜五年。屈丐盡劫掠總服之。及平統萬。薛于種類皆得為編戶矣。而帥屯山鮮卑別種破多蘭部。世傳主部落。至木易干。有壯武力勇。劫掠

往者破亡歸命。魏朝保護得存其國。以大義示之。兼詐阿那瓌云。近有赤鋪步落堅胡。行於河西。為蠕蠕主所獲。云蠕蠕主問之。汝從高王。為從黑獺。一人言從黑獺。蠕蠕主殺之。二人言從高王。蠕蠕主放遣。此即蠕蠕主存大國宿昔仁義。彼女既見害。欺詐相待。不仁不信。宜見討伐。且守逆一方。未知歸順。朝廷亦欲加誅。彼若深念舊恩。以存和睦。當天子以懿親公主結成姻媾。為遣兵將伐彼叛臣。為蠕蠕主雪恥報惡。微

纂既申齊神武意。阿那瓌乃召其大臣與議之。便歸誠於東魏。遣其侯利莫何莫緣游大力等朝貢。因爲其子菴羅辰請婚。靜帝詔兼散騎常侍太府卿羅念兼通直散騎常侍中書舍人穆景相等使於阿那瓌。八月。阿那瓌遣莫何去折豆渾十升等朝貢。復因求婚。齊神武請遂其意。以招四遠。詔以常山王隲妹樂安公主許之。改封爲蘭陵郡長公主。十二月。阿那瓌復遣折豆渾十升詣東魏請婚。三年四月。阿那瓌遣吐豆

登郁久閭譬渾侯利莫何折豆渾侯煩等奉馬千疋以爲娉禮。請迎公主。詔兼宗正卿元壽兼太常卿孟韶等送公主自晉陽北邁。資用器物。齊神武親自經紀。咸出豐渥。阿那瓌遣其吐豆登郁久閭匿伏侯利阿夷普掘蒲提棄之伏等。迎公主於新城之南。六月。齊神武慮阿那瓌難信。又以國事加重。躬送公主於樓煩之北。接勞其使。每皆隆厚。阿那瓌大喜。自是朝貢東魏相尋。四年。阿那瓌請以其孫女號隣和公主。妻齊

神武第九子長廣公湛。靜帝詔為婚焉。阿那瓌遣其吐豆登郁久閭。譬掘俟利莫何游大力送女於晉陽。武定四年。阿那瓌有愛女。號為公主。以齊神武威德日盛。又請致之。靜帝聞而詔神武納之。阿那瓌遣其吐豆發郁久閭。汗拔姻姬等送女於晉陽。自此東魏邊塞無事。至於武定末。使貢相尋。始阿那瓌初復其國。盡禮朝廷。明帝之後。中原喪亂。未能外略。阿那瓌統率北方。頗為彊盛。稍敢驕大。禮敬頗闕。遣使朝貢。不復

左右。西及金城。東侵安定。數年間諸種患之。天興四年。遣常山王遵討之。放於高平。木易干將數千騎棄國遁走。盡徙其人於京師。餘種分徙。其後為赫連屈丐所滅。又黜弗素古延等諸部。富而不恭。天興五年。材官將軍和突率六千騎襲而獲之。又越勤倍泥部。永興五年。轉牧跋那山西。七月。遣奚斤討破之。徙其人而還。論曰。周之獫狁。漢之匈奴。其作害中國。固亦久矣。魏晉之世。種族瓜分。去來沙漠之陲。窺擾鄣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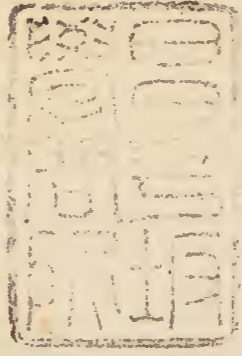
之際。猶皆東胡之緒餘。冒頓之枝葉。至如蠕蠕者。匈奴之裔。根本莫尋。逃形集醜。自小為大。風馳鳥赴。儵來忽往。代京由之屢駭。戎車所以不寧。是故魏氏祖宗。揚威耀武。驅其畜產。收其部落。翦之窮髮之野。逐之無人之鄉。豈好肆兵極銳。凶器不戢。蓋亦急病除惡。事不得已。其狡狴彊弱之由。猾虜服叛之迹。故備錄云。



西天金海東夏安王燾平回鹘野之天

列傳第八十六

北史九十八



史記卷八十六

四十一

--	--	--	--	--	--	--	--	--	--	--

